

談胡適爲曹珮聲寫的一些白話詩

朱歧祥*

【提要】

胡適這一批以「山月」為題的白話詩，原沒有很深的意境，文字處理亦只勉強達到流暢通順的地步而已。但在胡適內心深處，卻是無比珍貴的私秘心靈記託。我們透過詩人率性的將真情形諸於文字，在不經意或刻意之間流露出相同的烙印，對比詩人的日記，足以互證以上詩篇都是為了曹珮聲一人而寫的。在學者的胡適、嚴肅典雅的胡適、容忍的胡適背後，浮現出另一似水柔情的胡適。如此對應觀照詩與詩之間的關鍵用字，才能綜合而完整的了解真正的胡適這個人的內心。胡適當年強調治學方法需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本文嘗試以字接情，容或能客觀還原 1923 年時胡詩創作動機的真相！

關鍵詞：胡適 曹珮聲 山月詩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近閒暇翻閱胡適的《嘗試集》^①和《嘗試後集》^②，對他的內心世界有一些新體會。我是一個有考據癖的人，以下也「嘗試」對胡適的某些白話詩進行解碼的工作。

《嘗試集》出版早在 1920 年 3 月，是胡適提倡白話文學、落實〈文學改良芻議〉理論的第一部實驗作品。他利用活的語言、活的音節言情說理、寫景論政、翻譯奉和，進行各種主題的詩的實驗。這本詩集先後經過胡適本人和任叔永、陳莎菲、魯迅、周作人、俞平伯等人的多次增刪，至 1932 年陸續印行了十四版，其後再無更動^③。由此可見，《嘗試集》在新詩創作的時代意義和胡適本人對此書的看重。而《嘗試後集》一書卻是延遲至 1952 年 9 月才出版，且是胡適親自「檢核 1922 殘存的詩稿」，「留下這幾十首」，匯為「初選」出版的^④。胡適為何在《嘗試集》幾經增刪後，對於這些主要同屬 20 年代創作的白話詩，要經過 30 年後才讓它們結集問世？而且當 1952 年，胡適 61 歲，正是國共內亂、政府遷台而大陸全面批判胡適的時候，台灣政權在風雨飄搖之中，此時此刻胡適正迷於《水經注》的學術研究，在這個迫切的最後時機才「初選」出《嘗試後集》，這本早年白話詩「殘存」的作品一定對胡適有無比重要的意義。

《嘗試後集》的作品是經過胡適挑選和刻意排序的，特別是 20 年代理應正常收錄於《嘗試集》而因為種種理由而擱置的作品，其中隱藏著胡適幾份不為外人道的情感。有關胡適戀情的敘述，近人如沈衛威^⑤、耿雲志^⑥、石原皋^⑦、周質平^⑧、唐德剛^⑨、夏志清^⑩、周策縱^⑪等先生都有專文探討。

① 《嘗試集》，胡適紀念館出版，1971 年 2 月初版。

② 《嘗試後集》，胡適紀念館出版，1971 年 2 月初版。

③ 參見《嘗試集》胡適自序、再版自序和四版自序。

④ 引文見《嘗試後集》胡適序言。

⑤ 沈衛威〈胡適的婚外戀〉，《名人傳記》第八期，黃河文藝出版社，1988 年。

⑥ 耿雲志〈胡適的兩首情詩〉，1991 年，見周質平《胡適叢論》250 頁轉引。

⑦ 石原皋〈胡適的子女及其他〉，《閑話胡適》，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 年 4 月第 2 版。

⑧ 周質平〈吹不散的心頭人影——記胡適與曹珮聲的一段戀情〉，《胡適叢論》，三民書局，1992 年 7 月版。

⑨ 唐德剛〈較好的一年〉，《胡適雜憶》，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0 年 11 月版。

⑩ 夏志清文見唐著《胡適雜憶》序言。

⑪ 周策縱〈論胡適的詩——論詩小札之一〉，文見唐著《胡適雜憶》附錄。

而胡適的白話詩有屬於情詩的創作，亦為學界所共識。本人並沒有企圖再為胡適增添「八卦」的文字，本文只是針對《嘗試後集》中所選錄 20 年代的部分詩作，尋覓詩作中的特殊用字，並透過詩與詩之間的系聯，用內證的方法解讀胡適在這段時期的內心狀況，聊作為本人單純運用考據的一個訓練。

二

1923 年對胡適的內心世界是很值得紀念的一年，特別是 7 月至 9 月的這三個月，胡適認為是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¹²。在 1924 年 1 月 4 日胡適寫給美國深情友人韋蓮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的信件中，亦提到他在南方待了 7 個月，到 1923 年 12 月 5 日才返回北京的經過：

有一個月是在病床上，一個月在杭州，四個月在離杭州西湖不遠的煙霞洞中，還有一個月在上海。這段長時期的休息對我非常好，我回到北京的時候，我的健康是這兩年來最佳的。我除了爬山和跟我的小表妹說些故事以外，什麼事都沒做。¹³

這個同游和說故事的小表妹正是《嘗試後集》所隱藏的其中一段感情對象曹珮聲。曹珮聲，本名曹誠英，小名麗娟。在《胡適日記》中的「珮聲」、「娟」、「P」指的全是她。關心或研究胡適的學人，也清楚點出《嘗試後集》的情詩與曹珮聲有關，但都只是含混的或個別的點到為止。下面我先進行排譜的工作，表列胡適在 1923 年 4 月始在〈南中日記〉、〈山中日記〉親筆留下與曹珮聲互動的記錄，對應相關詩作的創作時間，然後再整體討論諸首情詩之間的關連。

¹² 參見《胡適全集》30 卷日記(1923~1927)59 頁，1923 年 10 月 3 日的日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 9 月版。

¹³ 參見周質平《胡適與韋蓮司》64 頁，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 年 6 月。

時間	胡、曹交往的記錄	胡適的詩作
1923年 4.30~5.3	珮聲同游	西湖（1923.5.3） 煙霞洞（1923.5）
5.24	得珮聲信	
5.25	作書與珮聲	
6.2	收珮聲信二	
6.5	收珮聲信	
6.6	發珮聲信	
		南高峰看日出（7月29日晨，與任百濤先生、曹珮聲女士在西湖南高峰看日出）（1923.7.31）
9.12	晚上和珮聲下棋	
9.13	下午同珮聲出門看桂花。……講了一個莫泊三的故事。	
9.14	同珮聲到陟岵亭閑坐。我講莫泊三小說《遺產》給她聽。上午，下午都在此。	
9.16	與珮聲下山，……到西園去等她。	
9.18	下午，與娟下棋。夜間月色甚好，在月下坐，甚久。	
9.19	與珮聲出門，坐樹下石上，我講一個莫泊三故事“ <i>Toine</i> ”給她聽。夜間月色不好，我和珮聲下棋。	
9.21	早晨與娟同看《續俠隱記》第22回“阿托士夜遇麗人”。	
9.22	同娟游雲樓。……我與娟登塔頂縱觀。氣象極好。	
9.26	同珮聲游花塢。……娟的身體不好，不能坐船了，……雇轎子回山。雨歇後，月色極好。	
9.27	傍晚與娟同下山，住湖濱旅館。	
9.28	我和娟同去斜橋，赴志摩觀潮之約。	
9.29	君武邀我和娟同去游李庄。	
10.1	與娟同去看翁家山的桂花王。	
10.3	睡醒時，殘月在天，正照著我頭上，時已三點了。這是在煙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殘月，光色本淒慘；何況我這三箇月中在月光之下過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當離	

	別，月又來照我。自此一別，不知何日再能繼續這三個月的煙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	
10.4	早起，收拾行季。娟今天也回女師。	
10.5	到女子師校訪。娟也出來見我。發信：娟。	
10.6	發信：P。	
10.8	收信：娟。 發信：P 二。	
10.11	收信：娟二。 發信：娟。	
10.14	收信：娟。 發信：娟。	
10.15	收信：P。	
10.16	收信：娟一。半夜因憶日間娟信討十月一日我說要做的桂花王詩，遂破睡作詩，共六節，成時已兩點了。	
10.18	收信：娟。	
10.19	收信：P。	
10.20	下午，娟來。出游湖。回到里湖時，夜尚早。月光極好。我在湖上，最愛平湖秋月。	
10.21	游西溪花塢。……娟走不動了。……在味蕪園吃飯，飯後坐船回到旅館。	
10.22	娟返女師。	
10.23	今天游湖。太晚了，娟不能回校，遂和我同回旅館。	
10.24	夜飯游湖。……我們仍到湖心亭和平湖秋月兩處，至十點才回旅館。	
10.26	發信：娟。	
10.27	娟借曹潔甫家內廚灶，做徽州菜。……中飯吃塌果，夜晚吃鍋。鍋有六層：菠菜、鴨子夾、豆腐包、豬肉、雞、蘿蔔。兩餐味道都極好。……是日湖上晚霞極可愛。	
10.28	晚上游湖。	
10.29	游湖，與娟到平湖秋月。	
10.30	今日離去杭州，重來不知何日，未免有離別之感。	

11.2	收信：P	
12.20	收信：珮聲。 發信：珮聲。	
		秘魔崖月夜（1923.12.22） 暫時的安慰（1923.12.24）
12.27	收信：P（21）。 發信：珮聲。	
1924年1.3	煩悶的很，什麼事也不能做。	
1.13	看《茶花女》影戲，悲楚動人，鄉間養病一幕尤佳。回家時，忽起大風，塵土蔽人，勉強睜眼看那將落的月，已朦朧作黃色，令人起憔悴的聯想。	
1.14	收信：珮聲。	
1.15	這十五日來，煩悶之至，什麼事也不能做。	小詩（1924.1.15）
		江城子（1924.1.27） 鵲橋仙（1924.8） 多謝（1924） （譯詩）別離（1924.11.12） （譯詩）清晨的分別（1925.3） （譯詩）你總有愛我的一天（1925.5） 一個人的話（1925.6.2） 瓶花（1925.6.6） 也是微雲（1925） 生疏（1925-1927 之間） 舊夢（1927.7.4）

胡、曹在這近半年的戀情顯然是半公開的，起碼胡適在日記中坦然的記錄二人相處的簡單過程。觀察胡適筆下對曹珮聲的稱呼，由 5 月的珮聲而 9 月的娟而 10 月中書信隱藏的 P，直到 12 月回復到珮聲，呈現胡適對這一段短暫情緣，是由溫馨熱烈，至最終自覺的或無奈的封存在心坎的歷程。此後在《胡適日記》中不再見胡、曹之間的任何公開接觸。一直到 1934 年曹珮聲赴美康奈爾大學農學院深造，出國前胡適在 8 月 8 日自北平寫了一封信給韋蓮司，請她就近照顧¹⁴。曹於 1937 年返國，歷任安徽大學、四川大學、復旦大學農學院

¹⁴ 同註 13，64 頁。

教授，在 1948 年底胡適在離開大陸前曾赴上海與曹有最後短暫的交談¹⁵。曹晚年獨自生活，在 1973 年死於家鄉安徽績溪。

三

對比胡適與曹珮聲的情緣經歷，投射回胡適的詩作，明顯的可以整理出下面一條專屬於胡、曹情詩的線。胡適在這幾個月的思緒，是前所未有的溫馨滿懷，自許過著煙霞山月的神仙生活，特別是「月光」一詞，成就了胡適這批情詩中的關鍵用語。以下以山月為主要詩眼，嘗試節錄串連十首胡適的情詩，企圖建構胡適在這數月中的創作思緒歷程。

1. 西湖（1923.5.3）

十七年夢想的西湖，
不能醫我的病，
反使我病的更利害了！

然而西湖畢竟可愛。
輕煙籠著，月光照著，
我的心也跟著湖光微蕩了。

前天，伊卻未免太絢爛了！
我們只好在船篷陰處偷覷著，
不敢正眼看伊了。

按：據《胡適全集》第 30 卷 1923 年〈南中日記〉，4 月 29 日胡適夜抵杭州養病，4 月 30 日至 5 月 3 日即在杭州與曹珮聲同游。這時的曹珮聲，正好因丈夫胡冠英在去年的再娶而與丈夫離異。胡、曹的特殊好感，應自這一首〈西湖〉的白話詩開始發展。胡適寫西湖月光，其實是在寫曹。詩中的「十七年夢想」、「醫我的病」、「使我病的更利害」、「畢竟可愛」、「我的心微蕩」、「不敢正眼看伊」等，說的明顯就是同游的曹珮聲。

¹⁵ 參見石原臯《閑話胡適》57 頁。

2. 煙霞洞（1923.5）

我來正碰著黃梅雨，
天天在樓上看山霧：
剛才看白雲遮沒了玉皇山，
我回頭已不見了樓前的一排大樹！

按：詩在《嘗試後集》記錄是 1923 年的作品，但卻是胡適親自舖排這段情詩詩群的第一首。詩在《胡適全集》第 43 卷〈著譯繫年〉定在 1923 年 5 月。此時的胡適剛抵達杭州西湖養病，在痛病難眠中卻譜出一段刻骨銘心的戀情。胡適檢選這部詩集時，自然知道世人都會關注他的文字，他刻意把這批情詩閃躲在一首狀似嚴肅的解讀《華嚴經》〈回向品〉的新詩〈回向〉之後；此地無銀，老實的胡適正展示他的不老實。當然，〈回向〉詩裡的：

「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
沒有壓迫人的風和雨了。」
「瞧啊，他下山來了，
向那密雨遮處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們受得，我也能受。」

這何嘗不是在宣示胡適面對現實社會禮俗的「壓迫」「沉暗」的反動決心呢？由一句「管他下雨下雹，我也能受」，到最後「他下山來了」，與「風雨中的同伴」並肩，也相對的可以視同胡適這一次為情而回向入世的決心序曲。

回頭再看〈煙霞洞〉這一首詩。詩的用字單純率直，末二句悠游中語帶童真的口吻，呈現胡平淡生活中難得的樂趣。天天都是雨、都是霧，本只應教人煩懣難耐，但詩人卻能在連連的霧雨中因白雲遮蔽了遠山、復遮蔽了近樹而驚訝高呼。這種少見多怪的雀躍心情，無疑是專屬於初戀人兒輕飄而溫熱的行徑。胡適潛藏內心深處的熱情自此展開。關鍵的詩眼，無疑是一冒號「：」。前二句直說天天沒出外，只在樓中。而用一個「：」明白的指出後二句是直對樓上相伴的人說的話語。這明顯告訴讀者當日在煙霞洞樓房中並非只有胡適一人獨處。1923 年的胡適，33 歲的中年人，在北京大學已任教五年，早是名滿

天下的大學者，此時此刻能讓他興奮到比手畫足、童言童語的，這溫馨的對話人會是誰而又能是誰？自是盡在不言中了。

3. 南高峰看日出（1922.7.31）

時候似乎已很晚了
我們等的不耐煩了
東方還只是一線暗淡的紅雲
還只是一顆微茫的晨星
還指不定那一點是日出的所在

按：詩首載於 1923.8.12《努力周報》第 65 期。這首詩無疑是為發表而發表的平鋪寫景之作。胡適只是在詩序一筆交代與曹珮聲等人同看日出，詩中純屬平淡描述日輪的景狀，沒有一詞一字觸及與曹的互動。表面看來，此時胡適的詩仍是學究型胡適的筆調，牢牢的把自己情感包裝起來；一直要到 5 個月後的〈暫時的安慰〉中，才總算揭露出在南高峰當天晚上胡適特殊「震動」的心靈經驗。

4. 秘魔崖月夜（1923.12.22）

依舊是月圓時，
依舊是空山，靜夜；
我獨自月下歸來，——
這淒涼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陣松濤
驚破了空山的寂靜。
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按：胡、曹之間的相遇，是自 1923 年 5 月的同游、6 月的通信、7 月至 9 月的神仙生活、10 月的分別、再聚、復離別告終。《嘗試後集》把這首詩緊接排在〈煙霞洞〉詩後，巧妙的訴說著二人正式離別後景物依舊的惆悵。當日的秘魔崖是月圓人圓，今日獨自歸來，面對的仍是數月前的圓月、空山、靜夜，但伊人已不再。「獨自」「歸來」本就是「淒涼」意，在月色依舊的時刻歸來，更增添無限無解的清苦。當日的

「月夜」本無風，「空山」正好屬於二人的世界，「靜夜」更是隔絕時空的最佳幽會時刻；今日的「月夜」卻因不復見故人而只餘「山風」，風吹松動才會有陣陣「松濤」，外在的騷動，更突顯詩人內心的孤寂懊惱。落木蕭蕭，淒然、劃破記憶中美好的「空山」「靜夜」。末一句「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最是執著、可憐。詩人對於心坎上伊人的思念，教人神傷。全詩的密碼在詩題「月夜」二字，「月夜」所指的正是胡與曹相處的刻骨晚上。詩人以今昔月夜的對比，帶出當日相依的甜蜜和現今離情之苦。分離至此的時間是 53 天。

5. 暫時的安慰（1923.12.24）

自從南高峰上那夜以後，
五個月不曾經驗這樣神秘的境界了。
月光浸沒著孤寂的我，
轉溫潤了我的孤寂的心；
涼透了的肌骨都震動了；
翠微山上無數森嚴的黑影，
方才還像猙獰的鬼兵，
此時都好像和善可親了。

.....

天邊，直望到那微茫的小星，——
一切都受了那靜穆的光明的洗禮，
一切都是和平的美，
一切都是慈祥的愛。

X X X

山寺的晚鐘，
秘魔崖的狗叫，
驚醒了我暫時的迷夢。
是的，暫時的！

.....

靜穆的月光，究竟比不上草門裏的爐火！
暫時的安慰，也究竟解不了明日的煩啊！
暫時的安慰，也究竟解不了明日的煩啊！

按：這是〈秘魔崖月夜〉詩成後隔日的另一首詩作。詩人的情懷仍停留在這段暫別而澎湃的戀情中，而詩的特別用字明顯構成詩人感性的延蕩，不自覺的連成一整體。由「南高峰上那夜」一句，點出自 7.29 〈南高峰看日出〉詩所記錄與曹珮聲初遊一事年，迄今正好是「五個月」。在這「五個月」之前的「那夜」「不曾經驗」過的「神秘境界」，指的正是二人間不為外人道的私密接觸。相對於〈南高峰看日出〉的平淡敘述景觀，至此才明白道出當時詩人內心壓抑的那股熾熱的情懷。那一夜的「月光」，「浸沒孤寂的我」、「溫潤我孤寂的心」，居然讓詩人的「肌骨都震動了」，詩人筆下的「月光」，指的自然是曹珮聲的柔情。「翠微山上無數森嚴的黑影」，寫的也正是的〈秘魔崖月夜〉中的「翠微山上的一陣松濤」。「月光」下的溫存，連「像猙獰鬼兵」的「窗紙上松痕」，都變得「和善可親」了。這幾首詩清晰的串連成一群組，多角度的展示詩人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情感。

詩中接著說的「天邊」「那微茫的小星」，正好與其後〈江城子〉的「天那角，一孤星」相系聯。「孤星」與「月」相遙隔，指的是胡、曹二人最終的關係。「那靜穆的光明」，用法也見於其後的〈也是微雲〉一詩，所指的同樣是〈秘魔崖月夜〉的「月圓」時。這陣陣的「月光」，是「和平的美」、是「慈祥的愛」，這又與詩集開卷〈回向〉一詩中詩人所盼望的「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的關鍵用字相當。

最後，詩人無奈的說「秘魔崖」的「月光」只是「我暫時的迷夢」，也只是我「暫時的安慰」。它終究比不上現實卻庸俗的「爐火」。它再迷人，也只能停留在短暫和夢幻的當下那一刻，卻無能力為詩人解開「明日的煩悶」。詩人的愛情觀無疑是抽離的、超現實的。胡、曹的一段純真情感，在胡內心強烈的道德規範和對現實妥協的個性下，只能壓縮成為「一瞥的心境」，註定是無法「長久存在」。

6. 小詩（1924.1.15）

剛忘了昨兒的夢，
又分明看見夢裏那一笑。

按：胡適在這詩後補了個註：原有前兩行：「坐也坐不下，忘又忘不了。」根據胡適的日記，自 1924.1.14 胡收到曹寄來的最後一封來信後，二人便不復再有書信的往返。彼此表面的接觸至此似乎告一段落，而深情的思念亦由此開始。「忘了的夢」、「忘又忘不了」等詩句與其後所寫的〈多謝〉的「夢裡總相憶。人道應該忘了，我如何忘得！」遙遙相對。夢裡思念的無疑都是曹珮聲的倩影。

7. 江城子（1924.1.27）

翠微山上亂松鳴。
月淒清，
伴人行；
正是黃昏，人影不分明。
幾度半山回首望，——
天那角，
一孤星。

時時高唱破昏冥，
一聲聲，
有誰聽？
我自高歌，我自遣哀情。
記得那回明月夜，
歌未歇，
有人迎。

按：相對於宋·蘇軾〈江城子〉的「明月夜，短松崗」追思亡妻的深情，胡適這首〈江城子〉明顯有學步的嫌疑。「翠微山上亂松鳴」，寫的情感與〈秘魔崖月夜〉的「翠微山上的一陣松濤，驚破了空山的寂靜」是同一個意象。「月淒清，伴人行」，寫詩人的孤單與〈秘魔崖月夜〉的「孤獨自月下歸來，這淒涼如何能解！」也是相

同的句子。「幾度半山回首望」，所謂「半山」，即言「無伴之山」、「失人之山」，詩意亦可上接〈秘魔崖月夜〉的「依舊是空山，靜夜」一句。伊人已去，如今只獨自一人在空山中回首追望，猶如天角的孤星。「記得那回明月夜」一句，又與〈秘魔崖月夜〉的「依舊是月圓時」和〈暫時的安慰〉的「月光浸沒著孤寂的我」的「月夜」相同。至於「我自高歌」、「歌未歇，有人迎」兩句，復與其後的〈舊夢〉一詩的用字相接。當日的明月高歌，且有相知相守的伊人迎候，胡適纏綿高亢的心情可想而知。

8. 多謝（1924）

多謝你能來，
慰我山中寂寞，
伴我看山看月，
過神仙生活。

x x x

匆匆離別便經年，
夢裡總相憶。
人道應該忘了，
我如何忘得！

按：首句言伊人來訪作伴之不容易，但終究難得的「能來」相慰。第二句的「山中」，與胡適題爲〈山中日記〉的「山中」相對。第三句的「伴」字，遙接〈江城子〉「伴人行」的「伴」。「看山看月」，指的正是〈煙霞洞〉的「天天樓上看山霧」和〈秘魔崖月夜〉的「月圓」「空山」。第二段首句「離別經年」，可見故人相伴的時間定在1923年。「人道應該忘了，我如何忘得！」，又完全是〈小詩〉裡的「忘又忘不了」心情的再現。這些關鍵用字的一再重複出現，無疑的代表縈繞胡適心頭的同一份情思。

9. 也是微雲（1925）

也是微雲，
也是微雲過後月光明。

只不見去年的遊伴，
也沒有當日的心情。

不願勾起相思，
不敢出門看月。
偏偏月進窗來，
害我相思一夜。

按：詩前段重複用「也」字，相對強調當日心情的美好；後段重複用否定詞「不」字，消極的點出今日的心情的孤寂。詩人的「也是微雲」，說的也是〈煙霞洞〉的「剛才看白雲遮沒了玉皇山」的「雲」。當日的「雲」是與伊人同賞，「雲」不只是雲；今日的雲儘管「也是」雲，但卻已不復當日的「遊伴」與「心情」。「月光明」，寫的自然是在〈秘魔崖月夜〉時的「月圓」。第二段胡適連用兩次「相思」，可說已是他隱藏在情詩中最露骨的語言了。詩中追思的「月」，所指的無疑也正是曹珮聲。

10. 舊夢（1927.7.4）

山下綠叢中，
瞥見飛簷一角，
驚起當年舊夢，
淚向心頭落。

隔山遙唱舊時歌，
聲苦沒人懂。——
我不是高歌，
只是重溫舊夢。

按：首句「山下綠叢中」，遙接胡適〈山中日記〉記錄的「山中」往事。第三句「當年舊夢」，指的全是〈小詩〉「分明看見夢裡那一笑」和〈多謝〉「夢裡總相憶」的相同的「夢」。「驚起」的情懷觸動，與〈秘魔崖月夜〉的「驚破了空山寂靜」的感覺是相一致的。詩人因「驚起舊夢」而「淚向心頭」，顯見這舊夢中自有隱情，故有淚卻不能外流示人。淚滴往心頭，其情更苦。下段的「遙唱舊時歌」「我不是高歌」，與〈江城子〉的「時時高唱有誰聽」、「我自高歌」等詩句所記的亦完全相合。伊人

不再，聲苦自然無人懂。四年前西湖的情緣，詩人只能在「舊夢」「心頭」中默默相守。這份沉默和追思一直維持長達二十多年，到了 1952 年怯懦的詩人才敢將這些情詩匯成一編示人。

四

整理以上胡適的白話詩，明顯的只是針對同一場景和同一情懷的重複書寫。這些詩群串連化成一整體，盡皆是胡適內心對曹的思念世界。胡適多年刻意要隱藏的，其實就是這一點輕而重的感覺。胡適直到最後才出版《嘗試後集》，何嘗不是代表著他內心的無限不捨，希望把這一點珍貴的感覺留在人間？透過這些白話詩的刻意用字，我們可以系聯出詩與詩之間的密切關係：

〈西〉—〈煙〉—〈秘〉—〈暫〉—〈小〉—〈江〉—〈多〉—〈也〉—〈舊〉
月光……月圓…月光、光明……月……山月…月光明

山霧……空山……山中……山中

翠微山……翠微山……翠微山

忘了……忘了

高歌……高歌

夢裡……舊夢

這一批以「山月」為題的白話詩，原沒有很深的意境，文字處理亦只勉強達到流暢通順的地步而已。但在胡適內心深處，卻是無比珍貴的私密心靈記託。我們透過詩人率性的將真情形諸於文字，在不經意或刻意之間流露出相同的烙印，對比詩人的日記，足以互證以上詩篇都是為了曹珮聲一人而寫的。在學者的胡適、嚴肅典雅的胡適、容忍的胡適背後，浮現出另一似水柔情的胡適。如此對應觀照詩與詩之間的關鍵用字，才能綜合而完整的了解真正的胡適這個人的內心。胡適當年強調治學方法需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本文嘗試以字接情，容或能客觀還原 1923 年時胡詩創作動機的真相！近代考據癖開山和新詩老祖宗的胡適，果如泉下有知，對本文尋覓詩眼的系聯說解信亦能坦然肯首。

Discussion of some modern poems composed by Dr. Hu Shi dedicated to Ms. Cao Pei Sheng

Chu, Ki Cheung*

【Abstract】

Dr. Hu Shi's several poems about the mountain and moon do not include many images and metaphors, but just hiding some secret memories in his deep heart. By comparing Hu's diary and the special keywords in his poems, we can prove that those poems about the mountain and moon are written for his beloved lady, Ms. Cao Pei Sheng. It shows the tender hearted of Dr. Hu. The essay trends to connect his words with his real feeling, and analyze the true mind of Hu's writing in those poems.

Key words: Hu Shi, Cao Pei Sheng, the poems of mountain and moo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